

中国音韵学研究述评

李 维 琦

岳麓书社

ISBN 7-80520-625-2



9 787805 206257 >

ISBN7-80520-625-2
G.70 定价:15.00元

中国音韵学研究述评

李 维 琦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吴泽顺

中国音韵学研究述评

李维琦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湘海印刷厂印刷

199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300,000 印张:12.5 印数 1—500

ISBN7-80520-625-2
G.70 定价:15.00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声母见、溪、群	(3)
第二章 声母疑	(11)
第三章 声母晓、匣、影、喻	(14)
第四章 声母知、彻、澄、照、穿、状、审、禅	(24)
第五章 声母日	(44)
第六章 声母泥、娘、来	(47)
第七章 声母端、透、定、精、清、从、心、邪	(52)
第八章 声母非、敷、並	(59)
第九章 声母明	(63)
第十章 关于韵母拟音的一些问题	(65)
第十一章 山摄和咸摄	(78)
第十二章 效摄和蟹摄	(82)
第十三章 止摄	(87)
第十四章 果摄和宕摄	(90)
第十五章 臻摄和深摄	(95)
第十六章 曾摄和梗摄	(100)
第十七章 流摄	(105)
第十八章 遇摄和通摄	(109)
第十九章 声调	(114)
第二十章 声母韵母总论	(116)
第二十一章 高本汉小传	(145)
附录 《广韵》单音字及今读表	(147)
后记	(198)

前 言

《切韵》音系的拟音，瑞典人高本汉(Klas Karlgren Johannes Burnhard, 1889—1978)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发表于1915—1926年。这本书的中国译本，是由很有成就的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三位翻译的。商务印书馆1930年9月初版。在《切韵》音系构拟方面，不论是申述高本汉的看法或是改正他的意见，都受《中国音韵学研究》深刻的影响。《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汉译本继初版后，1948年有过再版，但现在都已经难以找到。(听说已有新版，但我们没有见到。)我们现今在音韵著作中能看到《切韵》音系大同小异的构拟，实在也没能离开高本汉的基础工作。

在我看来，要研究现代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是必读书。没有读过这本书，或者读而未竟，读而不细，来谈音韵学，实在是够大胆的。还不用说初学者，就是大家也不免时有疏漏。例如说东冬二韵在各方言中都合而为一了，唯独朝鲜译音还保留了区别。如果细读高书，知道不是东冬有区别，而是东三与鍾有区别。所以下决心来介绍一次。原本叫做“述学”，算是把我们所了解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叙述一番。对于这样一本博大的著作，还是实事求是，说是学习来得符合实际。我们固然可以批评它，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我们也得承认，像高本汉那样，能和我们中国人一样阅读中国典籍，全世界都不多。他能积累和亲自动手搜集那么多的方言资料，包括域外方言，并且认真加以研究和分析，就在我们中国也没有多少人能做到。他的普通语音学知识，他用中国方言材料来介绍语音，其得心应手的程度，使我们感到吃惊。我早就希望有人基本上用中国方言作素材写一本普通语音学书，不想高本汉大体上(实际上)已经做到了！他的研究方法，历史比较方法，拿来运用到中国音韵学上来，更是罕与伦比。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学者，对他的巨著，说是学习，丝毫没有自卑的意思。只不过取一种科学态度罢了。

高氏著作美善之处在于充分说理。他有把握的，一定讲出一个道理来给你听。他没有把握的，就同你一道探讨，说如何如何似乎可以，但还是不行，又改用另一种说法试试，直到能说服人为止。高著另一长处是看重语言事实，他每订一个音几乎穷尽他所掌握的全部语音状况，即使有几十种变化，他也能搞清楚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在笔者个人，往往信奉某说，能讲一个何以如此便很满足。至于某音在后世多种方言里的多种变化，就略而不论，大多数情形下是无法再论了。高氏不同，他一定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娓娓道来，令人钦佩。在高氏之后写书，在他的基础上前进，不必穷尽全部的语音事实。但我们读书，想得到这方面的完整知识，高书就弥足珍贵了。当然，高书也有不足之处。他毕竟是欧洲人，他把印欧语的经验看得过重了。

时下音韵学著作颇多。研究音韵学的人亦复不少。就《切韵》音系这个领域而论，有修订高说自成体系的。有在研究中不受传统束缚，大胆发挥的。有笃守师说发扬光大的。有致力于音韵学文献考订的。也有认认真真研究，穷年累月，言必有据，写出有分量的大作来的。其中有李荣先生，他写了《切韵音系》；邵荣芬先生，他写了《切韵研究》。这两部书在披露作者的研究硕果的同时，又总结了在此以前学者们研究《切韵》值得瞩目的成果，

因而是我们最切实的老师，指点我们应该怎样去学习和研究音韵学。也有用新发掘的佛典材料和其他材料在音韵学领域创新的。这主要是一些可畏的后生，他们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我们自我估量，这些都非力所能及，就算拣一份普及工作来做，也未必能够平稳无瑕。构拟没有实据的体系，虽然引人入胜，但亦非所乐为。不得已，就来介绍一点经典性的论著吧。在我看来，这也是有益的。不练练基本功，不读读根柢书，就放开手脚去闯荡，是有可能达不到预期目的的。

因为对高本汉有一份崇敬的意思，所以书中对高的意见多所维护。因为他总是按语音事实说话，不得不维护。举例说，模配虞还是配鱼，高本汉以为配鱼，以对音为证；李荣先生以为模配虞，有诗文用韵和韵书韵图为证。虽然我们说得不那么明显，但没有掩盖住维护之意。高书译本 16 开，700 多页，难免出现或大或小的失误，我国学者多有纠正。就连我们自己，也偶而可以发现一些错处。以资料而论，古日语的サ行二段シ，与其余各段一样，也以 s 为辅音，不像现在这样以了开头。与之相应的浊音ジ，辅音为 z，而非今音 ʒ。夕行二段チ、三段ツ，古音是 t 不是现在的 tʃ 和 ts。与之相应的チ、ツ，辅音是 d，不是现今的 dʒ 和 dz。ハ行全读 φ 音，不像现在，只フ念 φ。高氏都以今音来读，自不免错讹。在学的过程中，很难不出现自己的想法。如果有一些想法，大半会写到书里去。例如：t > ts 的路径问题，喻四拟音问题，真、蒸、侵平行问题，重组的构拟与舌齿音谁属问题，重韵排列次序与构拟问题，我们觉得我们的看法就比较的有根据、有道理。此外，为泥娘分立提供了新的材料，为日母拟为 ɳ 提出了新的解释，为流摄主元音定为 u 补充了新的理由等。我们还补充和校正了一些据以立论的资料。这就不只是述，也就有点作的意思在内。这样，我们这本书的名字最后就叫做“述评”了。

虽则只是述评，却费去了我们很长时间，也启动了国内许多朋友，得到了他们可贵的帮助。广西刘村汉教授给我寄来了日本人写的记录蓝山方言的书。娄底师专彭逢澍同志、湘潭师院曾毓美同志回答了我关于娄底方言与嘉禾唐姓方言的问卷。承王宁先生借给我俞敏先生的《梵汉对音谱》。李运富同志在北京为我搜集材料，例如，经过他的请托，社科院姚振武同志为我复印了河野的《资料音韵表》。关于日语，我请教过袁庆述同志，关于朝语，多次向南京大学刘晓兰同志，并通过他向他的韩国师兄请教过。关于英语语音史，我请教过何尚芬教授。为了获得蒲立本教授的著作，我请托过何乐士教授，她给了我热心的回应。《语言研究》尉迟治平先生，他惠赠了我所索要的他的全部著作，还有施向东先生的大文。蒋冀聘同志给了我决定性的支持，还借给我方言词典多部以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七个方言点的研究成果。在我们系内，我的方言“顾问”是鲍厚星教授和崔振华同志，我向他们要书，只要有，立即借我，有求必应。我与江灏同志讨论过重韵问题，与蒋冀聘同志讨论过重组问题，他发表过这方面的专论。湖南师大中文系萧似荣同志，在资料方面的支持，使我深为感动。她说，能为教师提供资料，说明她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说明她所管的图书是有用的，她感到愉悦。《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我请图书馆负责人之一杨筱玉同志替我查找，她很快就为我借到了，工作效率颇高。谨在此向所有支持这本书写作的朋友们和同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第一章 声母见、溪、群(原书作“郡”)

声母见,共 297 字

译本 239 页说:

这个声母现在普通以 k, tɕ, z 这几种音来读它,或者失去(○)。

k 在所考察的方言中都读作 k,也许还有 c 的读法。

tɕ 可分方言为两类:

1) tɕ1: 北京,山西,兰州,怀庆。

2) tɕ2: 平凉,泾州,陕西,开封,固始,南京,上海。

这些音的分配如下表:

	一等	二 等		三 四 等	
		开 口	合 口	开 口	合 口
官话(汉口,四川除外)	k	k tɕ	k	tɕ	k tɕ
汉口,四川,扬州	k	k tɕ	k	tɕ	k tɕ
上海,宁波	k	k, k 或 tɕ	k	tɕ	k tɕ
温州	k			tɕ	k 或 tɕ tɕ
安南东京	k	k z	k		
交趾支那	k	k ○	k		
闽,粤,高丽,日本	k				

声母见,共 297 字。297,是《中国音韵学研究》第三章《古音字类表》里所收的字数。列字之前,先列该声母的切语上字。属于见母的切语上字,原书是这样列的:

单纯:一等切字:古公工(沽)

二等切字:古佳(革)

四等切字:古过

j 化:三等切字:居举九吉纪俱

高本汉说这是《广韵》的切语上字。而实际上所引的是《康熙字典》中所引称为《广韵》的反切上字,有些是《广韵》里所没有的。这没有的,译者就用括号括起来。如这里的沽、革二字,《广韵》并未拿它们作反切上字。据邵荣芬的统计,《广韵》见母的反切上字 18 个,247 个小韵。(邵荣芬《〈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二章。)18 个切语上字如下所列:

古 140 公 2 姑 各格乖佳兼过诡 / 居 74 吉 几 2 规 纪 2 举 7 九 6 俱 4

字后数字表示共用次数,没有数字,就是只用 1 次。斜线表示前后两部分不能系联,大致上斜线前的字用来拼一、二、四等,是高本汉所谓的“单纯”那一部分。斜线后的用来拼三等字,就是高本汉所谓的“j 化”那一部分。j 化即腭化,在第 20 章里将有所讨论。

如照高氏作法按等分列,则如下:

一等:古 60 公 2 各(一等 63) = 63

二等:古 52 格(一等 54) / 佳丫(二等 2) = 56

三等:居 97 举 7 九 6 俱 4 几 2 纪 2 吉 规 诡(三等 101) / 过(一等 1) = 102

四等:古 23 姑(一等 24) / 兼(四等 1) / 纪(三等 1) = 26

译本 64 页—65 页所列 297 字如下:

	平	上	去	入
一等 开口	哥歌该柑甘 乾奸竿干根 跟钢纲刚高 膏篙羔沟钩	改感敢稿诘 垢苟狗	亘个概盖丐 干良诰告搆 购毅	蛤割葛(切字是 居)貉阁各
一等 合口	戈锅瑰傀棺 冠官昆光姑 箍沽孤境蚣 功公工攻	果菓裹管广 股贾鼓估古	过刽贯灌馆 观雇顾固故 贡	国骨梯郭穀 穀谷
二等 开口	庚更羹耕嘉 家加袈枷街 佳皆阶监姦 间艰交郊胶	梗耿假解讎 减拣柬简狡 绞搅	嫁价驾稼架 懈减介芥界 戒届鉴谏洄 窖教校酵	革隔隔格甲 夹袷
二等 合口	瓜乖乖关江 扛杠	寡刷港讲	挂怪串惯降	刮角觉
四等 开口	经稽鸡兼肩 坚浇泉	缴皎	迳计髻繫继 见叫	激击荚颊结 洁
四等 合口	圭围	诡	桂	诀决
三等 开口	兢矜荆京惊 肌机讥箕箕 金今襟筋斤 巾僵疆疆娇 骄鸠	景境倣颈纪 己几幾检锦 谨紧矫纠韭 九久	镜竟敬劲记 寄既禁建救 究	亟棘劫汲给 级急讦讦吉 脚
三等 合口	龟规归军君 均钧驹俱拘 居躬弓宫恭 供	晷癸鬼卷矩 举 ^卅	愧贵绢眷卷 诳句据锯	橘菊

《中国音韵学研究》第十八章是《方言字汇》，那里收了三千来个字(笔者统计是 3019 字)，作者为这些字注上了 26 个地区的音值。这里 297 字都能在那里找到。作为方言调查的字，怪僻字不当列，如^卅，现今生活中已不用的字不当列，如穀，没有普遍性的字也不当列，如讎，有异体的字不当并列，如已列果，就不必再出菓。高氏书里每个声母都按这个样子列了字表，我

们下面不再转录,也不再讨论其得失。

《方言字汇》和我们很容易见到的《汉语方言字汇》(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相类似。《汉语方言字汇》收字 2961 个,字数与《方言字汇》差不多。丁声树、李荣编的《方言调查字表》收字 3700 多个。收三千来个字,已可看出音系的基本面貌了。北大的《字汇》20 个点:官话 8 个点—北京、济南、西安、太原、武汉、成都、合肥、扬州。吴语两个点—苏州、温州。湘语两个点—长沙、双峰。赣语一个点—南昌。客家话一个点—梅县。粤语两个点—广州、阳江。闽语 4 个点—厦门、潮州、福州、建瓯。这些点代表了汉语的各大方言。高本汉的《方言字汇》除朝鲜(他称为高丽)、日语的汉音和吴音、安南(所指为汉越语)四处外,其余 22 个点是:广州、客家、汕头、福州、温州、上海、北京、开封、怀庆、归化、大同、太原、兴县、太谷、文水、凤台、兰州、平凉、西安、三水、四川、南京。我们看得出来,前面 6 个点作为粤语、闽语、吴语的代表还不够全面,而北方话有 16 个点又嫌多了一些。湘语和赣语那时还没有多少记录,高氏把它们给漏掉了。至于记音的准确程度,高本汉那个时候的情形,当然不能和现在相比。现在方言调查记音的准确度是很高的。

汉音和吴音,高本汉引用了可靠的材料。我们现在还是只能以汉和词典为依据。但汉越语与朝语,我们现在所能引用的材料,已更为丰富和准确。另外,梵汉对音材料,高本汉基本上没有用,这是很可惜的。

原文有 $\text{t}_{\text{p}1}$ 、 $\text{t}_{\text{p}2}$ 的分别。 $\text{t}_{\text{p}1}$ 是清、口、舌面齿龈塞擦音,照高氏的解释,与俄语的 t 相当。 $\text{t}_{\text{p}2}$ 是清、舌面齿龈前硬腭塞擦音,高氏说就是英语里 church 里的 ch。那么,照现在的标法,就应当是 tʃ 。高本汉以为西安等地从见母变来的 t_{p} 是 $\text{t}_{\text{p}2}$,也就是 tʃ ,验之以现今的调查结果,是不确当的。或者所谓 $\text{t}_{\text{p}2}$,仅仅是舌面前与龈腭部分接触面较宽而已,并不就是 tʃ 。下文的 $\text{t}_{\text{p}2}$ 和 $\text{t}_{\text{p}2}'$,似乎都当作如是观。

上面列的那张表,高氏有若干注释和说明。其中一条说:“宕摄的字(江觉)在《切韵指掌图》的时候属于一等合口,自从《切音指南》起就归入二等开口里头去了。”这里不说《韵镜》和《七音略》。《韵镜》江摄注为“开合”,大概是说本是开口,但比一般开口字嘴唇略微圆些。《七音略》作重中重,那就是开口无疑。归入开口,并不是从《指南》起。

在注释和说明中,指出了某音对某音的适用范围,指出了一些例外情形。没有一个规律没有例外,例外并不妨碍规律的成立。从高氏的表我们可以看出,见所代表的声母是 k ,至于变为 t_{p} ,那是与 i 、 y 相拼而形成的变化。后面我们还要引高氏的说法。

高氏在列字方面有一个失误。葛,高说切字是居。实际上《广韵》此字古达切,是“古”不是“居”。说是“居”,所据为《康熙字典》。《字典》葛字下注音:“《唐韵》《集韵》《正韵》并居曷切”。

声母溪,共 114 字。

《中国音韵学研究》译本 242 页说:

这个古声母普通是以 k' , k , t_{p}' , h , s , f 这几种音来读它。

k' 可以分方言为两类:——

1) k' : 北京、开封、固始、南京、上海、福州、广州、安南

2)kχ:山西、陕西、甘肃、怀庆。

也可以分方言为两类:——

1)k' 1:北京、山西、南京、怀庆。

2)k' 2:平凉、泾州、陕西、开封、固始、南京、上海。

我们现在知道,并不是山西所有的方言,都有kχ的念法,即发塞音k之后,随之有较强烈的擦音。仅山西中区例如太原方音,才有这类情形。即p' t' k'之后有较强的舌面后擦音。通常标作p'x, t'x, k'x。译本没有送气符号',而且用小舌音χ,没有用舌面后音x。

这些音的分配如下表:

	一 等		二 等		三 四 等	
	开 口	合 口	开 口	合 口	开 口	合 口
官话(汉口除外)		k'	k' t'	k'	t'	k' t'
四川,汉口、宁波,扬州,上海		k'	k' t'	k'	t'	k' t'
温州			k'		t'	k' t'
安南		k'	k' s		k'	
广州	k' h	k' h f	k' h	k' h f	k' h	
客家	h k	h f k'	h k'			
高丽			h k			
闽			k'			
日本			k			

溪母切语上字,高本汉列表如下:

单纯:一等切字:苦康口空(肯阔)

二等切字:苦口客

四等切字:苦康

j化:三等切字:去丘岂区祛诘墟

据邵荣芬统计,溪母在《广韵》中是213个小韵,用切语上字26个:

苦86康4口13枯3恪2空2谦楷牵客/曲丘倾窺卿诘弃羌2去42墟3祛绮2起2区4驱2岂

按等分列:

一等:苦45口6康3空2枯恪(一等58)/丘(三等1)=59

二等:苦23口6枯2恪(一等32)/楷客(二等2)/丘3起(三等4)=56

三等:去41丘30区4墟3驱2羌2绮2同甘共苦卿窺诘岂奔倾起祛(三等94)=94

四等:苦18康口(一等20)/牵(四等1)/去(三等1)=22

在分配表里,客家话古溪母字有h, f的读法。高氏说明读h的都是又读,读f的除又读外,只有三个字,就是裤、阔、窟。裤、窟今梅县话分别念fu, fut, 阔念fat。照我们看来,古溪母字在客家话中念h或f,都是极少数的例外现象,没有构成规律。不过也由此看出,高氏的统

计是很仔细的。客家话一等开口 k, 恐是 k' 之误。

声母郡, 共 66 字。

译本 244—245 页说:

“这个古声母普通是拿 g, k, k', ɕ, ɕ', ɕ'' 这些音来读的。”

上海 g' 读作 g', ɕ 读作 ɕ2。

高氏为古溪母的现在读法列了一张分配表, 如下:

	平		仄	
	开口	合 口	开 口	合 口
扬州, 官话(平阳除外)	ɕ'	k' ɕ'	ɕ	k ɕ
平阳	ɕ'	k' ɕ'	ɕ' ɕ	k' k ɕ' ɕ
上海, 宁波	ɕ	g ɕ	ɕ	g ɕ
温州	ɕ	g 或 ɕ, ɕ	ɕ	g 或 ɕ, ɕ
广州	k'		k' k	
闽	k' k			
客家	k'			
域外	k			

“上海 g' 读作 g'”, 此话疑有误, 但不知误在何处。

表中以为域外音群母字都念 k, 与事实不符。以日语吴音为例:

平 声		仄 声	
开 口	合 口	开 口	合 口
桥	狂 群	权 俭 忌	共 拒 局
ゲウ	カウ ガン	ゲン ゲン ギ	ゲ ゴ ゴケ

高书《古音字类表》所列群母反切上字:

j 化: 三等切字: 渠巨其求衢(疆共)

单纯: 一二四等: 很少见, 没有代表字。

邵氏统计, 98 个小韵, 11 个切上字:

暨 2 具 2 白衢其 23 狂求 5 巨 24 强渠 36 奇 2

说一二四等很少见, 实际上是未见。

见溪郡母总讨论

高氏在这里讨论了两点。一是假定这些声母读舌根音, 解释它们何以有许多变化; 一是论证郡(亦即群)母的送气读法。结论是这三母分别读 k k' g'。

在译本 247 页上, 高氏说: “从上文研究过的三个声母在现在的读音看起来, 我们可以发现的一大部分是读作舌根音的, 此外有不少读肺部塞擦音的, 也有很少一部分读作喉部摩擦音, 舌尖音跟唇音。一向都以为它们的古读原是舌根音, 这是很合理的, 别的读法很容易解释

作舌根音的转变。”这一说法是对的。接下来高氏就解释这些转变。

古代舌根音受腭化影响以致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腭化现象在许多的语言中都是很常见的，例如，拉丁 *civitas*，意大利 *citta*，法 *cite*。演变的情形，可以定做下面这样：

$k > c > c \text{ } \check{c} > \text{ } \check{c} 2 \text{ 或 } \text{ } \check{c} 1 > ts > s$

照腭化现象，中国方言可分为三类。

高氏的三类是：一类是完全不腭化，如闽粤语，日本和高丽译音。一类是腭化作用显著，如吴语，官话。*i*、*y* 前头只有 *k*，没有 $\text{ } \check{c}$ 。在安南话里头是另一种情形，这就是第三类。“腭化现象不是所有的 *i* 前头都有，只是在含有主要元音 *a* 而没有合口 *u* 的二等字里，换言之，就是在那些官话读 $\text{ } \check{c}$ 的字里才有。”“十七世纪时已演变到腭音（塞擦腭音）但是到现在东京话又更进的变作齿音 *z* *s* 了。”“使腭化现象发生的 *i* 被声母吞没了。”

王力《汉越语研究》（《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二册）分见母为两类，一三四等及合口二等为一类，开口二等为一类。王先生指出开口二等念 *z*，声调 1, 3, 5。例字如下：

嘉家加 *gia1* 假 *gia3* 架架嫁 *gia5* 觉角 *giac5* 解 *giai* 监 *giam1* 减 *giam3* 间艰奸 *gian1*, 江 *giang1* 讲 *giang3* 降 *giang5* 交胶 *giao1* 教 *giao5* 甲 *giap5*。（琦注：*gi*，王先生说明是用来表示 *z* 这个音的。）

高本汉对于 $k' > h$ ， $k' > f$ 的情形也作了说明。 $k' > h$ ，例如开，广州 *hoi*。由 k' 变 *h*，其中可能经过 χ 的阶段。由舌根音送气的松懈，最初变成舌根摩擦音，然后再变成喉部摩擦音，如拉丁 *humus* 之于希腊的 $\chi\alpha\mu\alpha\iota$ ，日耳曼 *hōha* 之于梵文的 *sākha*。再参看中古的希腊文的 $k' > \chi$ 。至于 $k u > f(u)$ ，如官话宽 $k' uan$ ，广州念 *fu:n*，高本汉说：“*f* 的发生是因为 *u* 的合唇作用提前的缘故。这个 *u* 若是作为二合元音之第一音，它就被吸收在 *f* 里去了。”

並、定、群母的现代读法可以归纳如下：

1、客家： $p' \quad t' \quad k'$

2、吴语： $b \quad d \quad g$

3、官话：平声 $p' \quad t' \quad k'$ ；仄声 $p \quad t \quad k$

4、域外（高丽、日本、安南）既不保存浊音，也不送气： $p \quad t \quad k$

就现今来看，只有客家话是送气的，范围较小，如何能肯定古代的全浊就是送气的呢？高氏自有其理由。他说：

“ $g : k'$ 互换是不合理的，但是 $g' : k$ 互换就不那么怪了。 $g > k'$ 的直接变化这条路是不可能的。但是 $g' > k'$ 不仅是自然而且在印欧的一个语言（希腊）里还有实例。所以我觉得古代汉语的 $b' \quad d' \quad g'$ [$b\acute{h} \quad d\acute{h} \quad g\acute{h}$] 音的演变是像下列的情形：

1、有些方言还保存着 $b' \quad d' \quad g'$ 的送气，如同在客家话的前一个时期中，完全跟梵文保存印欧 $b\acute{h} \quad d\acute{h} \quad g\acute{h}$ 的送气音一样。

2、在别的方言里，如吴语的前一个时期，把送气失去成 $b \quad d \quad g$ 了（但须参看上文译者注所引文）；就如同在日耳曼、斯拉夫、亚美尼亚语里头失去印欧的送气一样。

3、最后在别的方言里，如在官话的前一个时期，有些调如平声保留着送气，别的调如仄声就把他失去了。

平声 $b' \quad d' \quad g'$

仄声 $b \quad d \quad g$

现在又有新的一层演变，就是浊变清的变化，参加在里头。我们于是有 $b' d' g' > p' t' k'$ 的变化，跟印欧 $bh dh gh > \varphi \theta \chi$ (就是 $p' t' k'$) 相似，还有 $b d g > p t k$ 的变化，跟印欧 $b d g >$ 日耳曼 $p t k$ 相似。”

高本汉的基本意思是 g 不可能直接变 k' ，只有 g' 才能变 k' 。为什么呢？因为本是浊音 g ，要变成清音 k' ，必须经过先变 k 的阶段。而如果先变成了 k ，则原来的 k (即见纽) 也应当一同变 k' ，现在见母未变 k' ，就证明了此路不通。驳他的人说：未必此路不通，例如梵文的 dva (意思是二)，在拉丁语是 duo ，到英语里成了 two 。英语虽无送气不送气之分，但在实际上， two 里的 t 是读成送气的。虽不可能由 $g > k'$ ，但由 $g > g' > k'$ 则是可能的。高氏从《广韵》里找根据，说读全浊音的字的又音是送气的，如徒红切下的撞，又通冲二音。李荣先生在《切韵音系》(117页)中驳他说，高本汉只看到事实的一部分，还有另一种又读，如九容切下的共，又渠容切。高氏还有两点理由，都是比较次要的了。一是说吴语的浊塞音带一点儿送气的味道，一是说蒙古译音以其清对汉语的浊，以浊对清，只有古汉语的 $b d g$ 是送气的才能得到解释。大概蒙语清塞音比浊塞音送气更强，而中古汉语的全浊是送气的，故能以蒙古的清对汉语的浊。前一条不必驳，即使吴语全浊音是送气的，也不能肯定中古音也送气，因为还有湘语呢，湘语的浊塞音和塞擦音不送气。何况吴语并不是道地的送气，并且吴语内部也不完全统一，也有根本不送气的？至于蒙古译音最早也要到十三世纪，不能证明六世纪及其以前的语音情形。

照我的体会，高氏真正看重的是那些印欧语演变的实例。所说的理由实在是对实例作说明和解释。印欧语有的变化，汉语想必也会有同类的情形。驳他驳得有理，但也不能使高本汉信服。真正使浊塞音送气说为难的是梵汉对音。梵语浊音有送气不送气两套，不送气的对译起来很顺当，而送气的大多要作些说明，加些符号，想些办法：这是汉语浊塞音、浊塞擦音没有送气一套的确证。

年 代	译著者名	所译著经书名	对译 g 的汉字	对译 g' 的汉字
公元 417 年	法显	佛说大般泥洹经文字品	伽	重音伽
414 至 421	昙无讖	大般涅槃经如来性品	伽	恒
424 至 432	昙无讖	大般涅槃经文字品	伽	重音伽
518 年	僧伽婆罗	文殊师利问经字母品	伽	恒
587 至 591	阇那崛多	佛本行集经习学技艺品	伽	恒
649 年	玄应	一切经音义·大般涅槃经文字品	伽	恒其何反
683 年	地婆诃罗	方广大庄严经示书品	伽上声	伽

此表说明，不送气的多用一个汉字伽对音，送气的就要加注重音，或又注上反切，或者造一个口旁恒字来专表这个送气音。不过我们看到：也有相反的情形，不送气的加注上声，送气的反而只用一个汉字。莫不是真如高本汉所说，浊塞音本有送气的么？我们设想，古汉语浊塞音、浊塞擦音送气不送气没有音位上的区别，可此可彼。有的这样念，有的又那样念，一个时候这样念，另一个时候可能那样念，一个地方这样念，另一个地方可能那样念：没有一定之规。若论最初是怎样的，高氏的说法，可能是对的。至于《切韵》时代如何，则李荣先生他们的见地或许竟

是当时占优势的情形吧。浊音不送气,是中国学者可引以自豪的研究成果之一,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到不必再讨论的地步。例如,李荣先生在他的著作里,说湘语全浊不送气,作为他的全浊不送气说的一个论据。但零陵话不是湘语的全部。新化城关话塞音塞擦音全浊都送气,办、培 b' ;代、动 d' ;在、再 dz' ;持、治 tʃ' 。在湖南祁阳,也就是我的家乡,全浊音也是送气的,至少在西区,年纪大一点的人还是这么个读法。

我说还可以讨论,并没有倾向于送气说的意思。共实我看到的事实也有一些是有利于不送气说的。高氏以为浊音与送气清音互为又音,作为他送气说的论据之一。李荣先生说这只是一方面的事实,还有另一方面的事实。举“共”字有九容切为证,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且不说更多,即以《广韵》开篇第一韵东韵为例,涉及这方面问题的有 11 个字。(1)蒺,德红切,又音陈。/(2)鞞,徒红切。此即鞞字,他红切。/(3)置,徒红切,又音衝。/(4)撞,徒红切,又通、衝二音。/(5)瞳,徒红切,又他孔切。/(6)撞,徒红切,又鍾、幢二音。/(7)董,徒红切,又多动切。/(8)冲,徒红切,又见于本韵敕中切小韵之下。/(9)苒,直弓切,又音中。/(10)盅,直弓切,又敕中切。/(11)淙,职戎切,又徂红、在各二切。(2)、(3)、(4)、(5)、(8)、(10)六例可用作送气说的论据,而(1)、(6)、(7)、(9)、(11)五例又可作不送气说的论据。差不多一半对一半,如何分出上下?我们熟知古全浊声母(限塞音和塞擦音)现今官话地区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但也有不论平声仄声都不送气的地方。江永土话琵、枇、脾音 pa(阳平),刨音 piou(阳去);台抬音 tɕ(阳平)、待怠音 tɕ(阳上)、代袋大音 tɕ(阳去);狂音 kuɑŋ(阳平),跪音 kua(阳上),具音 tɕyu(阳去)。

高氏以为演变轨迹只能是 g' > k', 李荣先生说也有 g > g' > k' 的可能。我考虑还有另一种可能: g 或 g' > g' > k'。即是说,浊声母本来可送气不送气两读,后来有些读法变为送气一读,进而清化,成为清送气音。

第二章 声母疑

声母疑, 共 89 字。

疑母反切上字, 高氏列表如下:

单纯: 一等切字: 五(午)

二等切字: 五

四等切字: 五吾

j 化: 三等切字: 鱼语愚牛宜危虞(仪)

邵荣芬氏统计, 在《广韵》中, 属于疑母的切语上字 16 个, 165 个小韵。

研俄吾吴五疑鱼宜危玉拟语牛遇愚虞

按此统计, 没有一二四等。

《中国音韵学研究》255 页上说:

“这个古声母现在普通用 η , η , n , ηg , ηd , g , γ 这几种音来读它, 或者失去(○)。”它们的分配情况如下所列(256 页):

	一 等		二 等		三 四 等	
	开 口	合 口	开 口	合 口	开 口	合 口
南京扬州高丽	○					
北京	γ 及 ○	○	γ 及 ○, ○		○	
汉口	η 及 ○	○	η 及 ○, ○		○	
凤台河南	γ	○	γ ○		○	
归化太谷	ηg	○	ηg η ○	○	η ○	○
文水平阳兴县	ηg	○	ηg ηd ○	○	ηd ○	
大同兰州	n	○	n η ○	○	η ○	○
陕西	η	○	η η ○	○	η ○	○
太原	γ (γ κ)	○	γ (κ) η ○	○	η ○	○
泾州	○ n	○	n η ○	○	η ○	○
四川	○ g	○	g ○	○	η n ○	○
平凉	n η	○	η η ○	○	η ○	○
上海	η	○ η	η η 及 ○	○ η	η	○ η
宁波	η	η ○	η η 及 ○	η ○	η η	η
安南	η		η η	η		
客家	η		η η n	η	η η n	η η n
温州	η				n η	η
广州	η				η ○	
厦门	η g		g			
汕头	η g ○					

福州	ŋ
日本	g

这个表所列的音，到现在还是基本相符的。一个音有相当的范围，而且还有许多例外，高本汉本就已经列举了许多。现在也可以随便举出若干来。这似乎不必赘言。问题只在那个 γ 。在许多描写北京话的文献里，已经看不到它了。连老式的注音符号里，也没有为 γ 制订过表示它的符号。但也有提到这一点的。如李荣先生编的《汉语方言调查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就说过：“零声母字拿高元音[i][u][y]起头的字，平常总带点摩擦，不拿高元音起头的字，常常带微弱的舌根摩擦音[γ]，特别着重的时候，常常带喉塞音[ʔ]。”（31页）由此可知，北京话里这类 γ ，是微弱的，而且也有不带的时候。山西倒确实确实有这个音。据《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中古影、疑母字，而现在在北京话读零声母的开口呼与合口呼字，山西有13个点现在念 γ 。这13个点是：中区——太原。东南区——长治，潞城，黎城，平顺，壶关，屯留，长子，晋城，阳城，陵川，高平。南区——沁水。例字有爱、袄、欧、安、恩（影母），俄，艾，熬，藕，岸（疑母）。（20页）上引书所载太原音系中有声母 γ ，“说明”里说：“ $\gamma\eta$ 可以自由变读，老派人多读 γ 声母。”（389页）

高氏在“疑母总论”中这样说：

“这个声母在韵表里所占的位置证明它在近古汉语的时代是舌根鼻音 η 。对于中古汉语我们也没有理由来假设一个别的音。”

关于这个声母的演变，高氏提请他的读者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点，发音部位的前移。

有在 iy 前腭化与非 iy 前腭化两种情形。主要是前者。闽、粤、日、朝腭化作用不显著。官话区腭化作用就强烈些，怀庆、开封念 η ，有的还往前移，移到 n 。山西、陕西、甘肃二等也跟三四等一样有腭音 η $\eta\phi$ 。在 iy 前头声母遗失的倾向几乎与腭化的倾向一样强。四川跟吴语只在三四等里腭化。客家话里二三四等里有 n 和 η ，但它是怎样分配的，还没有看出规则来。在汉越语里，即使是在二等开口拿 a 作主要元音的字音，也同样发生腭化。

第二点，鼻音变成口音。

高氏是这样来解释鼻音变成口音的过程：“要知道鼻音变口音是怎样发生的，我学得在山西很普遍的鼻音 + 口音（如 ηg ）的读法，如昂文水 ηga ，是可以启发我们的。从鼻辅音 η ，到口音 a ，软腭同咽头先作成闭塞，所以在鼻音跟元音之间就生出一个口塞音来。到后来这个口塞音占优势而鼻声母遗失，例如，鹅汕头 ga 。这个演变是： $\eta a > \eta ga > ga$ ， $\eta i > \eta \phi i$ 。”

这里的过渡音是鼻音 + 口音，这也是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高本汉说：“ ηg ， $\eta \phi$ ，在好些山西方言里都有。”经查，山西方言有26个点程度不等地存在这一类的音。像高氏著作里所提到的兴县倒反没有，这是很奇怪的。26个点是：中区——清徐、太谷、文水、交城、祁县、孝义、榆社、娄烦、灵石、左权。西区——离石、汾阳、中阳、柳林、临县、方山、岚县、静乐、隰县、永和、蒲县、大宁、汾西。再加北区的五台、宁武，南区的侯马。

存在的情况不完全相同，有的全是，如左权音系里“鼻音声母 $m n \eta$ 同任何韵母相拼时都带同部位的浊塞音成分，读作 $mb nd \eta g$ 。”这种情形是大多数。少数情况有所限制，如《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所载清徐音系，是这样描述限制范围的：“ $m n \eta$ 的尾音略带同部位的浊塞音成分 b